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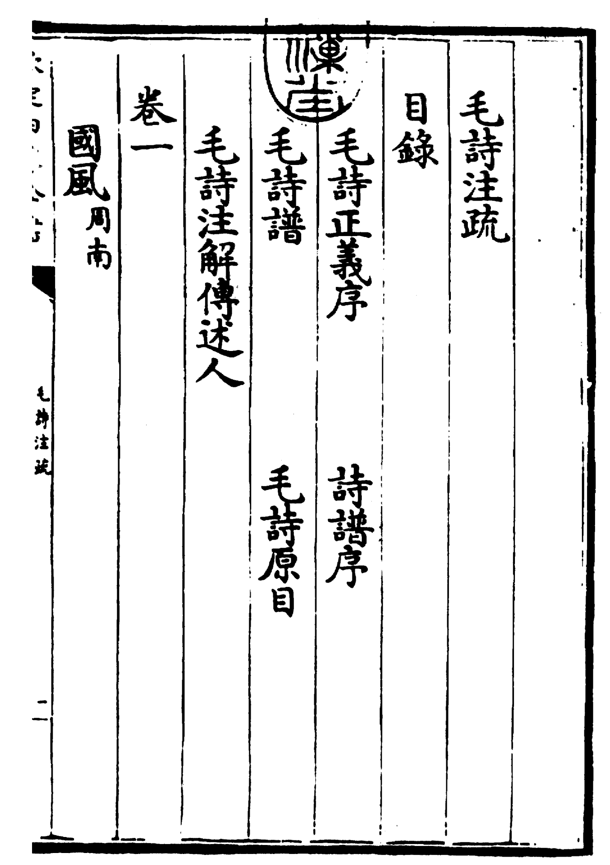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詩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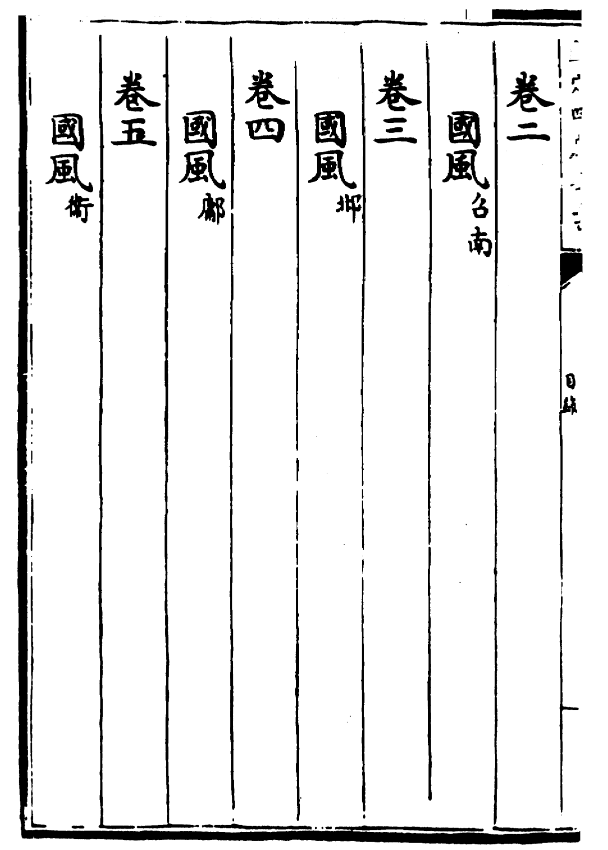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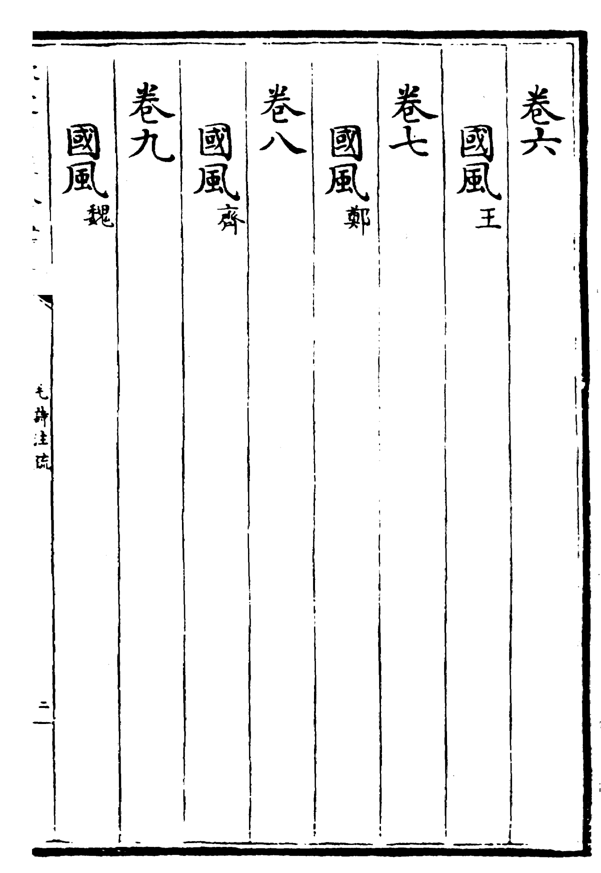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

目錄





卷六

國風王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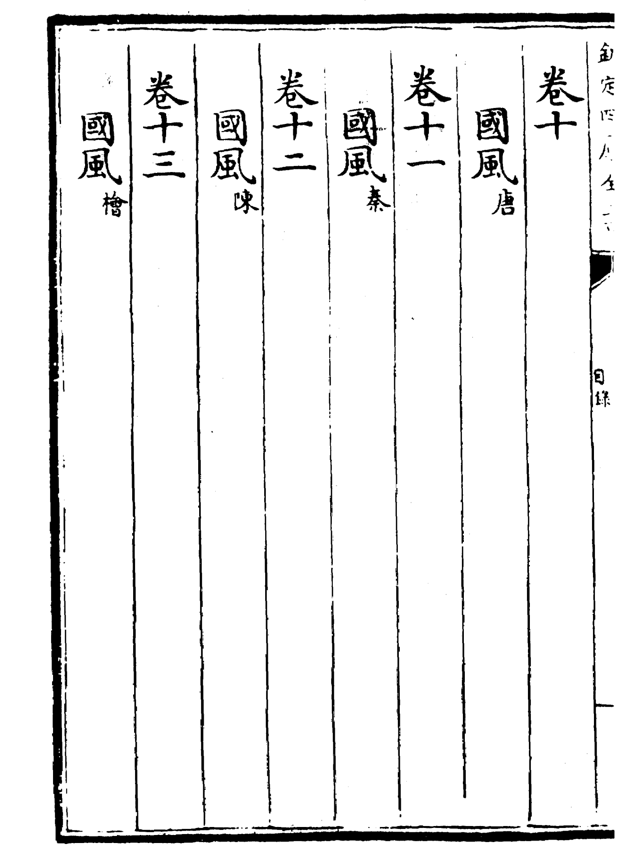
國風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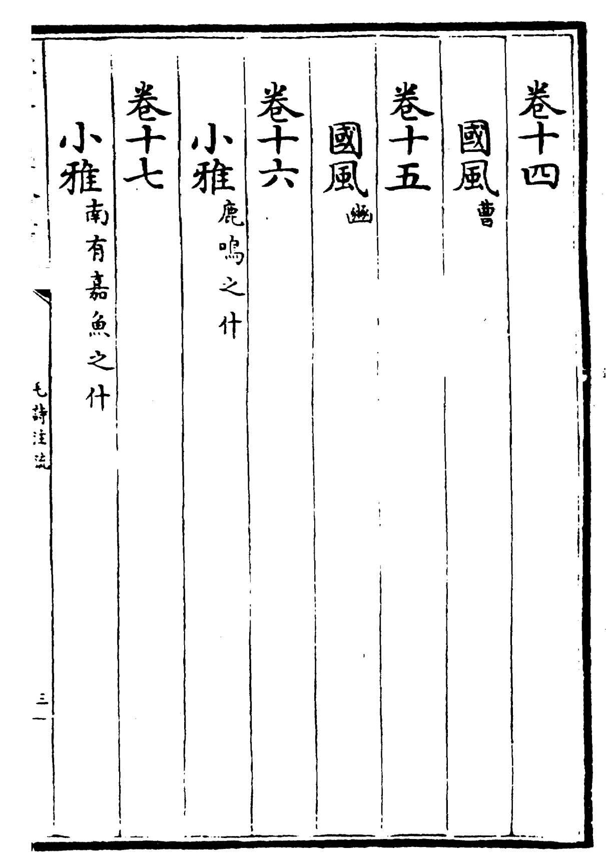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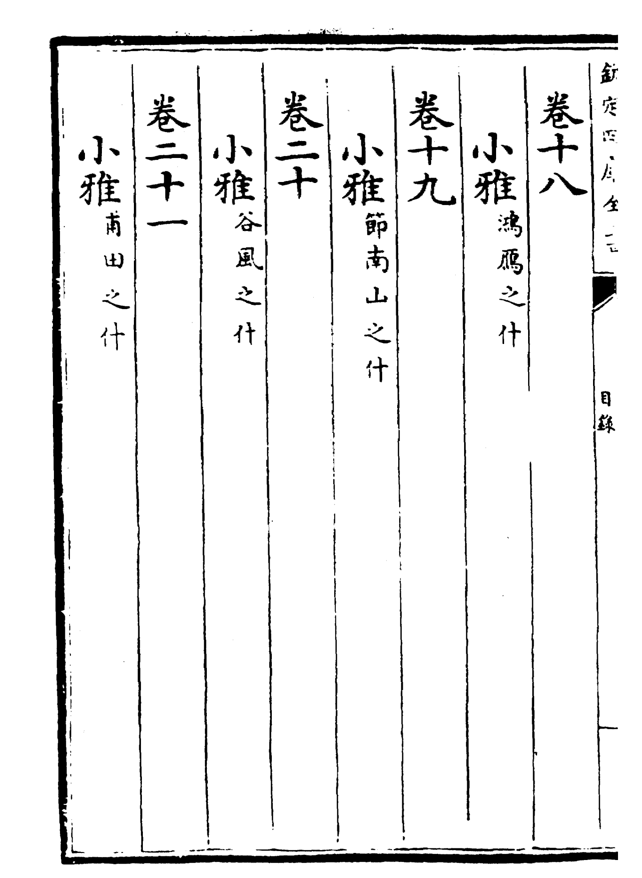
國風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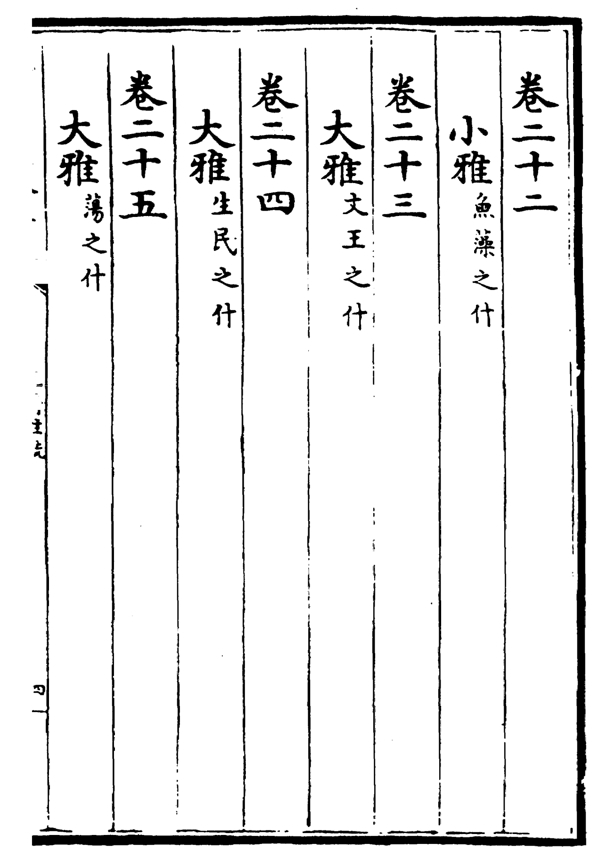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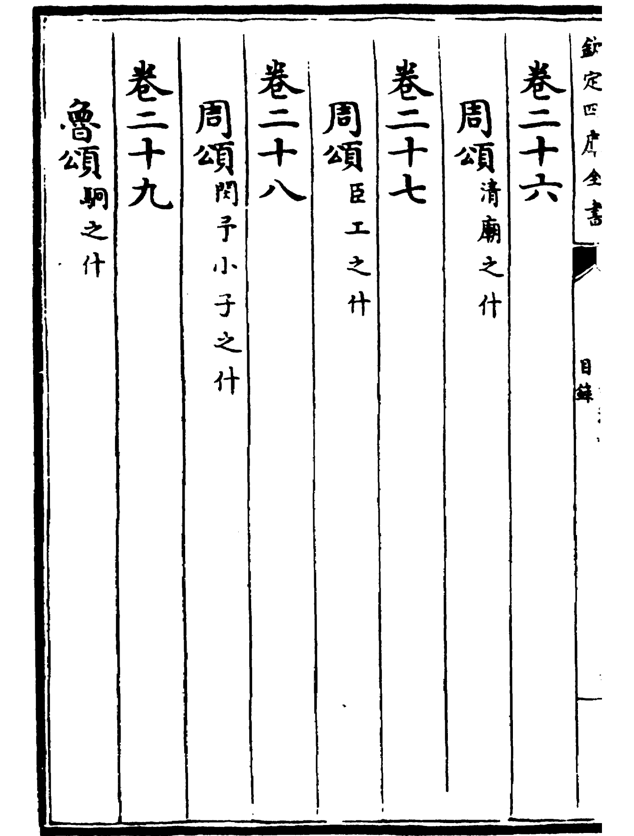
國風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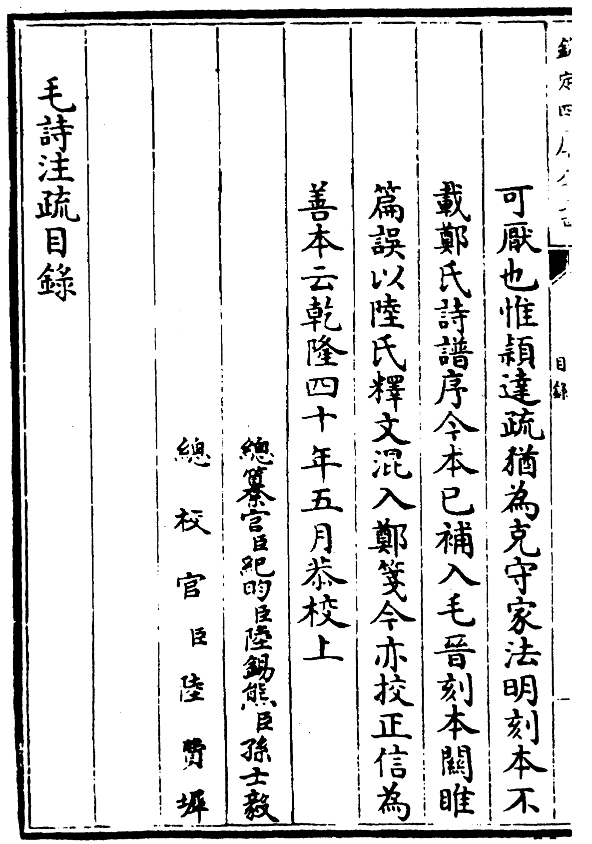




卷三十

商頌那之什

臣等謹案毛詩注疏三十卷漢鄭康成箋唐孔穎達疏詩惟毛傳鄭箋至為雅奥孔氏集南北朝諸儒之長作為義疏形名度數于是為詳宋王安石自作新義屏棄注疏晁氏讖之明初取士孔疏朱傳猶並重焉盖詩隨乎樂樂附於禮康成以禮言詩其説至煩而不



可厭也惟頴達疏猶為克守家法明刻本不載鄭氏詩譜序今本已補入毛晉刻本闕睢篇誤以陸氏釋文混入鄭箋今亦校正信為善本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毛詩注疏目錄

毛詩正義原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塗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

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兹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頴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絶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内特為殊絶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畧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

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勑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别號大

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

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畧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注在堯典之末彼注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

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勗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皐陶謨說皐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

初也記錄不得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顯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

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阨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播種之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皐陶謨稱禹曰予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疏

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太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之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疏

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太王王季為天所祐己有王跡是能顧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説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

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爲文制禮作樂太平無爲故與太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

樂與鄉飲酒大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晋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録之春官太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録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

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後

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哀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

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自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疏

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末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侯覇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

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注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紀綱絶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

雅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

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

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

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幽厲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詩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已為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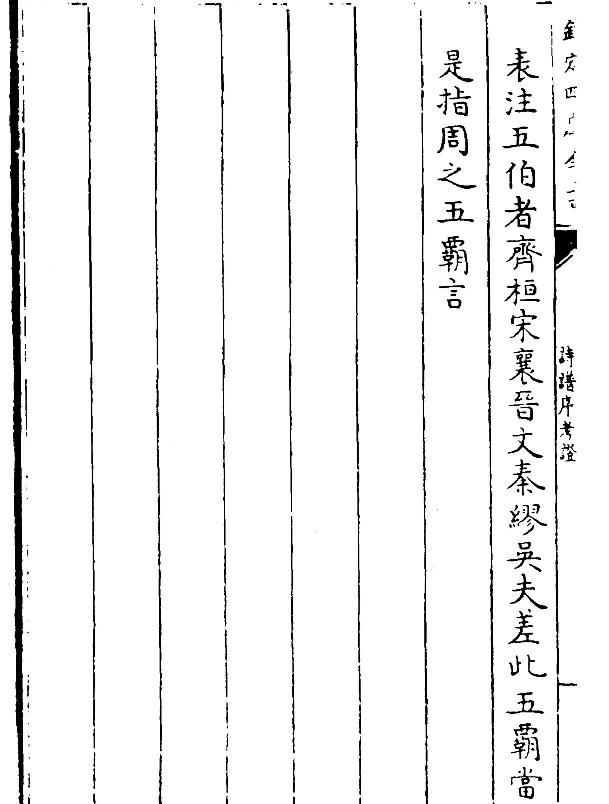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若稗有倫齒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詩譜序

詩譜序考證

使民有政有居疏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臣宗萬按此出偽泰誓今本尚書泰誓無此文

五霸之末疏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臣德齡按趙岐孟子注五霸為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又荀卿以五霸為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顔師古漢書同姓侯王



表注五伯者齊桓宋襄晉文秦繆吳夫差此五霸當是指周之五霸言

毛詩譜上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周南召南譜

周名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疏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說太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名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名是周內之別名也太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

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疏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業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緜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疏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太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

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太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

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濵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

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疏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兖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

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兾州之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兾豫雍荆揚兖徐幽營孫炎曰此葢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兾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横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名之地為周公旦名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巳所職之國疏正義曰文

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陜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太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

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已化之可知以名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巳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巳者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

疏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

已政得失耳非能别賢聖之興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太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太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

疏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太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太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别所感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

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

疏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疏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名南夫人雖非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疏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疏正義曰此論二

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聖賢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仁厚騶虞嘆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嘆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太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

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荅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得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名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

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
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名南羔羊以前
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
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
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名南夫人遂
略致者行化於巳自巳及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
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
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亦是闗
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
賛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
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名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
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
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
時巳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荅張逸云文
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巳
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巳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

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録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為詩主以

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疏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

之樂亦歌周南名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名南用此或說為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疏正義曰在名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為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於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

今無貍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

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名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名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名公封燕死謚曰康公

元子世之疏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疏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於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

滅且非世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疏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録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䘮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

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疏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黄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且又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録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親與檜會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録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荅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録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疏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内以畿内故知方千里也　其

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疏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内河内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疏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横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兖州桑土之野疏正義曰禹貢兖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疏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

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疏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

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疏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奥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為

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鄭義為長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疏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

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疏正義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

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五
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
避居三年云二年者
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疏云武王崩三
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
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
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
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
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
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
管蔡啟商甚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
伐三監疏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
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
復伐三監為異時代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
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

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禄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疏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謚也言為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禄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

之疏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鄘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

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

變風始作疏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

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疏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衛

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與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寔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謚號之稱舜為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華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修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

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於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為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謚多則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云莊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

丘蔄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弟𨳝於下耳衛淇奥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亦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公詩則有狄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狄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謚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弑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

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疏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鼂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

千里也秦譜云横有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言爵為伯服在甸案曾國寔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内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寔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千里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

疏正義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於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

陰縣南外方在潁州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于外方故云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疏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疏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于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為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名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疏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名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名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名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名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名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為河南縣也

名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疏正義曰名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

成王居洛邑

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疏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疏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于懿王至于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

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涅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襃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襃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襃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襃姒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

疏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襃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鼂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

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帝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疏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于畿内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

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于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叙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惟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毁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居中從可知兔爰序

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兎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則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偽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

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疏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號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言得鄶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

及馬其何所可以逃死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頴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冐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疏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頴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鄶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

是可以少固 疏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為鄶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修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敝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 桓公從之

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疏 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為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

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疏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虜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于王東徙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鄶之地

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鄶既寄帑賄且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産曰昔我先公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叙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鄶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

故别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别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内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内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内明矣鄭因號鄶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内武公遷居東周畿内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内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内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欝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内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

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内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疏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為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

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于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皆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鄭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為君業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為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

正褰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為其主雖當突前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屬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為莊公之詩也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疏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此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萴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故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疏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

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勲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

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如墳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王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

疏正義曰皋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

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為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于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馬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

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為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為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為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濃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並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為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

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瀆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疏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于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疏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

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疏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為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疏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

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静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説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

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為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云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為哀公荒淫畄色怠慢朝政晏起内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是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序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昭晳若此復何所疑且衛公誇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愨愿之八

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内皆是美事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疏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𢘅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

東蒲坂故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疏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疏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故言周以封同姓云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疏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疏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

則在河北之濵葢以壓山相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濵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濵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

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

疏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

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啚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克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疏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陵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以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

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疏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為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

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衞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惟方百里也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

疏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葢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

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為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疏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疏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

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疏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臯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内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名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公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

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疏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

命駁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郄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

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棄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為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為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杕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疏正義曰漢書地

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為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

疏正義曰鄭語公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女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

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皐子生五歳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為秦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皐陶者以舜賜伯翳為嬴姓不賜皐陶秦為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為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

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馬

疏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馬

周孝王使

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䟽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臯旁臯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雒之妻生子成為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為大雒之嗣則從中𤄊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為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

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疏 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

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巳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襃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

疏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巳

稱公者蓋追謚之也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疏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于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疏正義曰迆謂靡迆境界廣被之

意於禹貢無述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説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疏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滴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

縣也平陽今鄜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為附庸别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以後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寧公為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覬期注秦本在隴西秦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為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為康公是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為秦仲詩也駟鐵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黄鳥刺穆公是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

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注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録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為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録故稱夏也

陳譜

陳者太皥虙戲氏之墟疏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太皥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太皥又號虙戲故連言之虙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帝

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疏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别有三恪謂黄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與杞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别為二王之後矣

其封域

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疏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檜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地商頌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内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疏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覡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

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疏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桓公皋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桓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字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

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

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即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即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葢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傅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為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疏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

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常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北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

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

疏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

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

祝融氏名

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閒

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疏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莒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芈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妘姓之中又有鄔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鄭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

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史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疏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

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是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其國北鄰於虢

疏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為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内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别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陜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

滅之西虢則
晉獻公滅之

曹譜

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疏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兖州王肅云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言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兖州故言兖州地名也

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疏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

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曹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

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

疏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

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

疏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言其民俗畜積

也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疏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自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政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鄭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教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宫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

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頎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頎甫不成為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

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疏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追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邰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疏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戎北

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自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為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遭豳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疏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

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疏正義曰詩緜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疏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疏正義曰金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惟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國當不出畿内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

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巳志

疏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太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愛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太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巳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巳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太王以比巳身序巳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

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太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時太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者然太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太王者緜篇說太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太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後坐度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

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别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疏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室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别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巳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

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為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為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豳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豳風故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也攝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攷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是於周公為

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
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
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
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
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
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
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彼金縢注云
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
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
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也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
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名誥七年
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矣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
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
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
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
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歳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説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冡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周公既為太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期而練二年

十二月祥而祭除喪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並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爲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注云秋謂周公出一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名誥

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名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授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諸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已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

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别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别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啓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説迎之事當在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来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

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太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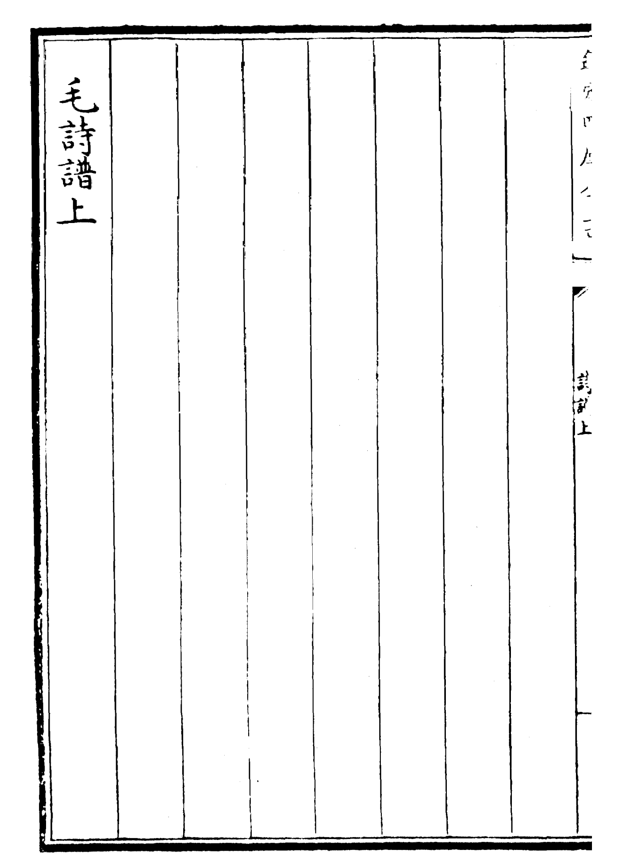
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鮮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

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文皆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

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二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名誥皆在七年者以名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名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

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則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三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東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

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與否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毛詩譜上

謹案正義序一頁後六行秦政燎其書刋本政訛正今改

詩譜序注疏第二頁後六行疏工以納言刋本工訛作王據尚書改

第五頁後八行疏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刋本頌訛雄今改

詩譜上第十頁後二行疏楚滅六幷蓼刋本蓼訛茂今改據春秋傳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疏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諸本及刋本沾訛沾黽訛黽據說文及水經注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譜成王既黜殷命刋本成訛武據尚書序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疏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原之田刋本原訛源今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巳比列國刋本比訛此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疏武公與平王東遷刋本平訛乎今改

後二行疏昔我先公桓公刋本昔訛皆據左傳改

後二行疏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刋本其訛之藋訛雚據左傳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疏季葥因之刋本葥訛蒴下同據左傳改

第三十頁後六行疏都平陽刋本平訛于今改

第三十四頁前三行疏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刊本曁訛既據尚書改

第三十五頁前六行疏王命虢公伐曲沃刊本公訛父據左傳改

第三十八頁後八行疏迆謂靡迆刊本上迆字訛地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疏杜預云刊本杜訛村今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疏弟桓公皐羊立刊本桓訛

相據史記改

第四十三頁前五行疏陳佗詩也刊本佗訛陁今
改

第四十七頁前八行譜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疑
行也者二字或也字當作曰字但諸本皆同沿
訛已久未敢臆為刪改謹識之

第五十四頁後五行疏依大戴禮刊本戴訛載今
改

